

我的
奇妙
男友

水阡墨
著

完结篇
2



My
amazing
boyfriend₂

CM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我的奇妙男友
My amazing boyfriend2
水阡墨 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奇妙男友. 2 / 水阡墨著.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561-1275-3

I. ①我…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1354号

WO DE QIMIAO NANYOU 我的奇妙男友2

著 者 水阡墨

总 策 划 周 政
总 监 制 王雄成
责任编辑 夏光弘
特约编辑 云湘暖 沈暮蝉
封面设计 小 鱼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7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275-3

定 价 28.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目录」

第一章 | 001

我还以为你被烤熟了昵

第二章 | 023

初吻

第三章 | 042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第四章 | 057

人之将冻死，其言也善

第五章 | 076

我会对你负责的

第六章 | 096

人发誓的时候，往往是心里最没底的时候

第七章 | 117

想象中的自己总是比较坚强

第八章 | 132

失恋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第九章 | 150

我不要留你一个人

第十章 | 169

说走就走的旅行和轰轰烈烈的绑架

第十一章 | 184

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

第十二章 | 200

扑通、扑通

番外一 | 224

一孕傻三年

番外二 | 242

小卖部家的儿子

后记 | 251

填坑的路漫漫无尽头



第一章

我还以为你被烤熟了昵

01

郊外慈善晚宴的停车场旁，薛灵乔撑着墙，弯身把胃吐空之后，有点狼狈地直起身，用手帕擦了擦嘴。明知道他不能消化固态食物，田净植还恶作剧地不断往他餐盘里放东西，现代女人的爱真是可怕……

一辆车堵在停车场的出口处，后面有位男车主想把自己的车驶出来，不停地按喇叭。见那辆车一直不动，男车主焦急地下车，环视一周只看到经过的薛灵乔。

“前面的车是你的吗？麻烦让一下。”

“不是。”

男车主焦躁地拿出手机，又不知打给谁，慌乱地喃喃自语：“怎么办，孩子突然发烧……”

薛灵乔侧头去看，只见车后座坐着个蔫蔫的小孩子，看样子烧得有些厉害。他想了想，问：“要帮忙吗？”

“唉？那太谢谢了。”男车主以为他要去通知其他人，满心地感谢。却见薛灵乔走到前方车子的侧面，一本正经地吐气吸纳了几次，做出练气功的姿态，然后“喝”的一声，双手猛推车身，车子竟然一下子“弹”到了路边，让出了一条可勉强通行的路。

薛灵乔收功，甩了甩手，看着目瞪口呆的男车主道：“去少林寺待了几年，总算没白混。”

男车主只想着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才不管他是去什么地方学了什么邪门功夫，连连道谢后开走。

其实仔细一想就能知道，即使一个人力气再大，徒手推开一辆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虽然知道这些异于常人的举动可能会带来麻烦，但薛灵乔就是对小孩子的事没办法。小孩子在成年之前都是单纯可爱的，让他无法坐视不理。

薛灵乔重新回到宴会现场，找了一圈，却没看到田净植。女艺人们打扮得那么漂亮自然是要去“谋杀”相机内存的，何况是田净植这么嘚瑟的女艺人。

“你去哪了，刚才田小姐一直在找你。”洪世光端着红酒杯走了过来。

“不知道谁的车挡住了出口，我帮了下忙……”薛灵乔继续环顾四周找田净植，“小植呢？”

洪世光指了指远处的仓库：“刚才服务生不小心把酒泼到她身上，我本来说让女服务生陪她去换衣服，她说找你陪她……”

洪世光的话音刚落，薛灵乔突然脸色微变，捂住了胸口。

扑通、扑通、扑通……心跳突然变快，大量的肾上腺素分泌着，血液如洪水般涌进心脏。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薛灵乔感觉头昏目眩，几欲跌倒。

这样的心跳可不是一时受到惊吓那么简单，田净植有危险！

薛灵乔转头看向仓库的方向，连跟洪世光解释的时间都没有，立刻以普通人奔跑的速度跑出光源覆盖区后，才快速移动而去。

这时有人来向洪世光敬酒，洪世光只能去应酬其他人。

晚宴现场依旧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就像是海面上平静美丽的波光，没有人看到潮水一层层地赶来，正要掀起滔天巨浪。

不知道是谁最先看到了火光，对同伴笑道：“什么啊，之后还有篝火吗？看起来像是把人家的房子给烧了。”

同伴转头看去，远处仓库处的火焰已经越来越高，哪是什么篝火？！

“着火了！着火了！”

“快打119！”

喊叫声让现场顿时乱作一团。张萱萱看到远处熊熊燃烧的火光，一颗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却见人群中洪世光拼命地往停车场的方向跑去。其他几个工作

人员则跑向仓库，张萱萱一把拽住一个女服务生，问：“怎么回事？洪先生去停车场干什么？”

女服务生吓得结结巴巴：“不知道……但是……田，田小姐不久前，去了……去了仓库的更衣室……”

张萱萱心下一骇，惊恐地看向大火覆盖下的仓库。

02

熊熊烈火中，田净植坐在窗户下，汗如出浆，意识已经有些不清。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太快，晚宴上这么多人，薛灵乔就算来救她，也会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生与死的一瞬间，她想了很多，认识薛灵乔之后的一幕幕走马灯般快速从脑海中闪过。奇异的是，她并不觉得后悔，只是有些遗憾。

因为发生得太快了，快到她什么都抓不住。

正在胡思乱想间，田净植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安心。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她知道薛灵乔来了。

隐约听见仓库的大门被踹开，她眯起了眼睛，只见火光之中，有个高大的身影正大步穿过火舌，整个人好似浴火降临的战神一般，所向披靡。

田净植满脑子都是：他这样过来，被发现了怎么办。

一根燃烧着的不堪重负的房梁突然朝田净植砸了下来，千钧一发之间，薛灵乔用身体护住了她，一只手挡住了蹿着火焰的房梁。

火舌舔着他的手心，烧到起泡溃烂又重新长好，如此反复着。即使是会复原，也会疼的。他像对疼痛失去了感知一样淡定依旧，而田小姐紧绷的神经也猛地松懈下来。

两个人就这么近距离地四目相对了一会，田净植疲惫地露出了一丝微笑：“太慢了，本小姐喉咙都喊破了。”

薛灵乔一手把燃烧的房梁推开，用额头轻轻碰了下她的额头，也调侃她：“我以为你被烤熟了。”

田净植被逗笑了，其实她内心清楚，他会来的，只是她毕竟是人类，无法

控制住恐惧。

“那你喜欢几分熟？”

“这次就算了，忘带酱汁了。”

薛灵乔一把将田净植抱起来，用身体护住她，快速离开了仓库。到了安全处，薛灵乔跪蹲着把田净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低声道：“你烫伤了，也吸入了毒烟。”

说完薛灵乔俯下身子，田净植连忙捂住他压下来的嘴巴，看了一眼远处匆忙赶过来的工作人员，盯着他的眼睛嘱咐：“不要，会引起怀疑。”她一字一句地确认，“记住，是我自己跑出来的，你在门口找到的我。”

薛灵乔拉下她的手，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好，但是回家后……”

田净植故意挤对他：“知道了，给你亲。”

薛灵乔认真道：“不是亲！”

她恶作剧得逞，嘿嘿地笑了两声，喉咙里火烧火燎地又咳嗽起来，薛灵乔好气又好笑地轻拍着她的背。

不远处，消防车和救护车赶到了。张萱萱吓坏了，虽然确定田净植没有大碍，还是寸步不离地陪她一起上了救护车。

薛灵乔则被警察留下做笔录，白皙的脸上蒙了层烟灰，衣服也有几处烧烂，一副劫后余生的狼狈相。

警察问道：“所以，仓库门是从外面锁上的，薛先生敲坏了锁，田小姐才从里面跑出来。”

薛灵乔点头：“对，而且……我还闻到了很重的汽油的味道。”

警察在本子上迅速记录时，鱿鱼仔打电话过来。

“副队，口供录得怎么样？”

“快完了，你们那边什么状况？”

薛灵乔静静地坐着，听到电话那边的鱿鱼仔说：“纵火的嫌疑人已经死了，车直接开进了河里。洪先生追嫌疑犯的时候受了伤，现在要马上送去医院……”

“好，我就过去。”

为什么停车场的出口处堵着一辆车，本来看似不起眼的事，在这时却有了解释。把车停在方便进出的地方，纵火后立刻开车逃离现场，一切都是在计划之中。唯一没防备的是，洪世光看穿了这一点去追，导致纵火犯慌不择路，在追逐中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好在这场宴会会有惊无险，也没有其他人受伤，宾客们都安全地离开。

之前田净植虽然倒霉，可也就是头顶被鸟拉屎，出门掉下水道里，不带伞就下雨之类的级别。今年却突然和医院有了奇怪的孽缘，隔三差五就要来报到，再这样下去她都可以直接在医院长期租间病房了，说不定还能打个八折。

她穿着病号服坐在病床上，脑袋上缠着一圈纱布，精神百倍地看着正在旁边涂指甲油的张萱萱。

在医院里还这么涂脂抹粉。

“你闲到要跑到医院里来涂指甲油吗？”

张萱萱轻描淡写地翘着兰花指：“反正也是闲着，我看你最近啊，倒霉指数飙升新高，而且还居高不下，好开心。”

田净植无语冷笑：“拜托张小姐，你也应该人道主义地装作担心一下吧，否则被记者拍到，又要写我们不和。”

张萱萱一笑：“放心，没有记者可以拍到我。”

沙发上突然传来“噗嗤”一声，田净植和张萱萱回头，奇怪地看向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薛灵乔，齐声问道：“你笑什么？”

薛灵乔把报纸翻过来给她们看，只见标题上写着：慈善晚宴变火灾惊魂夜，车祸女王田净植遇险，张萱萱当场飙泪。新闻的配图是一幅张萱萱哭得很夸张很丑的照片。

田净植故作惊讶地张大嘴巴：“哇，你的粉丝要不要转到我的会里啊？”

张萱萱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哭得像鬼一样的照片流露出去，让田净植看到自己这么担心她，一定嘚瑟到天上去。要不是她已经受伤了，张萱萱真的很想在医院里暴打病人。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以后离洪世光远一点，只要沾惹上他就没好

事。”

“好啦，我还不是每次都逢凶化吉。”

“那只能证明老天不收你，不能证明你不倒霉。”

“你跟秋女士还真是毒舌姐妹花。”

薛灵乔在一旁看着报纸静静地听她们斗嘴，心里对张萱萱的“洪世光灾难论”不以为然。显然田净植比洪世光倒霉多了，这次的纵火是冲着小植来的，那么上次的追车事件，洪世光也只是被连累。归根结底，这件事还是冲着他来的。

可是他们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地去害田净植，是让他失去一个庇护所，也为了让他因为田净植的死去而陷入无法反抗的假死状态。这样他就会重蹈覆辙。

正在思索间，敲门声响起，是洪世光。

洪世光看样子有些疲惫，额头上贴着胶布，笑盈盈地抱着一大束鲜花走进来：“田小姐，身体好些了吗？”

“没什么事，你的伤呢？”

洪世光指了指脑袋：“轻微脑震荡而已，不过田小姐缠这么厚的纱布，真的没问题吗？田小姐是参加我们的慈善晚宴出事的，有问题我们一定会负责的。”

见他满脸愧疚，田净植一把将头上的纱布摘掉，无语地用下巴指了指薛灵乔：“真的没什么事，就是吸入了点毒烟。这个是大乔无聊缠着玩的。”

洪世光看了一眼在沙发上认真看报的薛灵乔，发现薛灵乔也正直直地看着他，审视的目光中，有一丝警惕。

这个人可没田净植命大，说不定下次真的会被害死。

薛灵乔用警告的语气说：“你以后离小植远一点。”

洪世光不知所以地一愣，而张萱萱则以为薛灵乔的保护欲发作，用揶揄的眼神看向田净植。病床上的田净植突然听到这么直白的话，感觉特别狼狈，脸一下子红成了西红柿。

她为什么要脸红，薛灵乔明白了，一定是因为空气不流通。

警察局内，鱿鱼仔正在整理案件资料。水晶走过来用手中的档案打了一下他的脑袋，扔到桌子上。

“分局在查的洪世光的追车案并到我们这里来了，资料给你。”

鱿鱼仔揉着脑袋，一脸神秘看着水晶道：“你不觉得最近发生的事情太诡异了吗？每件事都牵扯到田净植，不觉得很不合理吗？”

的确是很不合理，好像一个人一生中会发生的所有危险事件都集中发生了，完全是现实版的“死神来了”。

水晶一摊手，认真道：“小晏哥说过，操场上有一千个人，一只鸽子从操场上空飞过随机拉了一坨便便，只要田净植在的话，那坨便便一定会落在她的头上。你觉得合理吗？”

“嗯，不合理。”

“她长得超美家里超有钱，闺蜜也超美家里超有钱，男朋友也超帅超有钱，这合理吗？”

“超不合理……”鱿鱼仔坚定地摇头，又觉得不对，“她家里不是很普通吗？”

水晶撇着嘴摇着手指：“你觉得普通，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她外公是谁。”

“小植姐的外公是谁？”

“你最好不要知道，否则你会怀疑人生的。你只需要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生来就是‘女主角’和‘男主角’般的存在。所以存在即合理。”

水晶说完故作高深地离开，鱿鱼仔也觉得蛮高深的，可是最后也不知道田净植的外公到底是谁。

话音刚落，那边李晏之急匆匆地冲进办公室里，直奔鱿鱼仔的位置，着急上火劈头盖脸地一顿数落：“昨天纵火那么大的事为什么不通知我？不是告诉你了，有关小植的事就一定要通知我。”

“小晏哥冤枉啊，昨天我们出警的时候也不知道啊，知道后立刻通知你了。上次洪世光追车的案子也并过来了。”

李晏之喘着气，顺手拿起桌上的档案：“是这个吗？交给我。”

“你不是在休假吗？”

“我去销假。”

李晏之直接进了局长办公室，局长一看他双眼喷火的样子，就觉得头疼。李晏之的身体都这样了，还不肯好好地去医院治病，是明摆着要鞠躬尽瘁而后已。他觉得心疼，又无法去改变现状，作为警察想要去查案是职业本能。可惜他无法让这个好好的孩子活得更久一点。

局长叹了口气道：“小晏，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你的父母？”

李晏之沉默了，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日趋年迈的父母。

“去销假吧。”局长疲惫地摆手，“无论如何，别留遗憾。”

“谢谢局长。”

李晏之快速看完了追车案的资料，然后带着鱿鱼仔去了洪世光的办公室。

“洪先生，你是说看到纵火嫌疑人往临时停车场跑才去追的，对吧？”

“是的，远远地看到一个人影往停车场跑去。”

李晏之从资料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到茶几上：“你认真看一下，这个纵火的死者是上次开车追杀你的那个人吗？”

洪世光拿起照片仔细地看，有些犹豫：“很像，但是我不能确定。”

“我们在上次丢弃的车辆后备箱上找到了他的指纹，我们有理由怀疑追车案和纵火案的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想要置我于死地吗？”

“这个就不清楚了，请问，你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李晏之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若有所思。

洪世光迟疑了片刻，还是摇了摇头。

田净植出院回家，打开微博发现个新热门话题：一代衰神田净植。这是什么诡异的话题啊？难道没有人讨论张萱萱女神一秒钟丑哭的照片吗？

——我男朋友喜欢田净植后股票一直跌，上周还摔断了腿！好可怕！

——我家狗难产！我恨田净植！

——田净植是处女座，我已脱离她的粉丝会了，不解释。

为什么连狗难产都要算到她头上？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现在的人啊，心都坏了啊。

田净植怒火攻心，一拍桌子大吼：“凭什么不解释，你给我出来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浴室门打开，薛灵乔刚洗完澡，裸着上身走出来，湿漉漉的头发还滴着水。

自从薛灵乔把她从大火中救出来以后，田净植清晰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许是因为人在极端恐惧时分泌的肾上腺素与多巴胺和爱情中分泌的多巴胺相似，所以她能很快地认清自己的内心，之前朦胧的心情也变得清晰起来。

田净植心里腹诽着，她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按照现在某些网友们的观念就是：你穿成这个样子在我面前走来走去，不就是想要我非礼你啊。不过田净植也就是想想，她可打不过他。

身边的沙发凹陷下去一块，一股薰衣草沐浴露的香气飘来。薛灵乔完全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边擦头发边问：“解释什么？”

田净植赶紧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咽了咽口水：“解释……你为什么让洪世光离我远点？”

薛灵乔轻描淡写地说：“当然是保证别人的安全。”

“你是认真的？”

薛灵乔反问：“难道还有什么？”

“……”

田净植一下子苍老了二十岁，幽幽地说：“怪不得你这么多年都没女朋友，你的伴侣待遇太差了……还有，以后在家里不许这么暴露，我们人妖殊途，你也知道我对美丽的肉体没有抵抗力，你这算什么？钓鱼执法吗？”

薛灵乔好似看到了夕阳下拿着一个烟袋锅子在感叹人生的老太太。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薛灵乔用毛巾遮掩了一下自己的前胸，“我也没有办法。”

“田老太”接着幽幽道：“我告诉你，我是不会上钩的，就算上钩了，我也不会负责的。”

薛灵乔正想着“田老太”到底在发什么神经，总不会是真的对自己的肉体感兴趣时，门铃很适时地响起来。

李晏之拿着一束粉红色的玫瑰站在门口，以前他每次来都不会带花，他不是个细心浪漫的情人，但分手后反而能记得了。他心里明白，即使以后每次见面都带上玫瑰，她能收到次数也是屈指可数了。

田净植站在门口，看着他怀里那捧玫瑰，也是有点感慨万千。

“你怎么来了？”

“祝贺你出院，然后我发现纵火案上有几个疑点。”

田净植干巴巴地接过花，一言不发地转身进了门。

二人没什么多余的寒暄，落座之后李晏之拿出那张纵火犯的照片递给她。照片上的男人田净植没有任何印象，毕竟她也没看到那人的长相。

田净植看了一眼，摇头道：“我醒的时候仓库已经起火了，没有看到任何人。”

“我觉得你最近一段时间的意外太多了，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有。”

这种随意的态度让李晏之有些焦虑：“你想清楚再说。”

田净植想了一下：“真没有。”

李晏之无奈地看着她：“还生我的气？”

“干吗生你的气？”

“在车上装追踪器不告诉你，是我的错。我没有监视你的意思，只是自从那次你车祸以后，我总觉得不放心，所以无论你在哪里都好，我只想确认你的安全。”

田净植有些不懂地看着自己青梅竹马的前男友，是他甩了自己没错，但是

现在他脸上的担心也是没有作假的。这段时间偶尔她也想过，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是不是李晏之有什么事没有告诉她。而且越想这个可能性越大，只是她想不出来那个缘由。

田净植叹了口气：“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能不能老实回答我？”

李晏之一愣，许久没看到她这样认真的眼神，掩饰着内心的苦涩，长睫颤动着：“你问。”

“小晏，为什么拒绝我？那个时候被拒绝得太突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细想，后来仔细想过才觉得，你不可能爱上谢伶俐。其实我也知道，谢伶俐不可能抢了我所有的男朋友，她不是什么天仙，我的前任们也不全是人渣，我们分手一定是有我的原因。我虽然对谢伶俐的任性很失望，但她毕竟是我一起长大的姐妹，我只能迁怒别人，不能迁怒于她。但是你不同，你知道她的一切手段，如果不是爱上了别人，也一直在担心我，那你为什么拒绝我？”

她执拗地看着他，只想得到一个答案。

答案就在嘴边，李晏之却一个字也说不出。不是他不想说，他只是不想让她伤心。

二人都沉默着，徒劳地沉默了半天。

一直等到李晏之的手机响起来，他如蒙大赦般接起：“喂？……纵火嫌疑犯的住址找到了吗？……你等等，我找支笔记下来。”

李晏之匆匆地来，匆匆地走。

田净植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也就算了，毕竟他们之间已经真的结束了。

薛灵乔站在楼梯上，看着田净植怅然若失的样子，也看着他们这对曾经相爱的人互相隐瞒欺骗。人类就是这样愚蠢，总是孤注一掷，也总是自作聪明，直到失去后再去追悔，一次次地犯错，再一次地后悔。每个人都要如此重复，才不管什么前车之鉴。

他摸了摸心脏的位置，叹了一口气。

李晏之带着鱿鱼仔和水晶一起去了纵火嫌疑犯的家中，那是一套单身公

寓。客厅收拾得很整洁，整洁得过了头，纤尘不染，地板都擦得能反光一样。屋子里除了生活必需品，没有任何装饰，冰冷，不带一丝人气。

“哇，这个杀人狂有洁癖啊。”鱿鱼仔吹了个口哨。

“别废话了，开工。”

三人迅速戴上手套和脚套，分开搜索整间公寓。

李晏之走进卧室，屋内摆设依旧干净简单得让人皱眉。一张床、一个单人衣柜、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上摆着一个闹钟。如果硬要找出装饰来，就是床对面一整面墙都端正地贴着各种照片，红色胶带如残血将一张张照片分区，说不出的诡异感。

这个凶手不仅有洁癖还有强迫症，这对他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

李晏之走近那面照片墙，面色变得凝重，因为某一区域里贴的全是田净植的各种偷拍照片。这也证明他的担心没有出错，有人想要田净植的命。

“小晏哥，你看这个！”水晶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面色激动地冲进卧室。

档案袋里只有一张男人的照片，照片上打着大红叉。

李晏之接过照片，顿时愣住：“这不是去年意外从楼上跌落的李善吗？”

他翻到照片背面，看到了一排字：李善，楼顶晾棉被意外坠落身亡，2014年8月3日。

水晶在一旁道：“我们当时怀疑不是意外，可是没找到证据。”

“这是从哪里找到的？”

“书房壁画后的暗格，还有很多。”

李晏之快速走进书房，鱿鱼仔正将暗格里的牛皮纸档案搬出来。李晏之随手拿起几个档案来翻了翻，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迅速拿出手机：“喂，科长，多派一些人过来，这个人应该是个职业杀手，我们搜到很多买凶杀人的证据……”

此时薛灵乔蹲在空调外机处，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将屋里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他在田净植家听到李晏之电话那端说的地址，早一步赶到这里。

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